#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

烏程嚴可

## 鬻熊

鬻熊，姓芈，名熊，祝融之後，陸終第六子季連之裔，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爲師，至武王、成王皆師事之，成王大封異姓，會先卒，子熊麗，孫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子孫皆以熊爲氏，傳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案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而鬻子書言年九十見文王，而有武王問、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計其年宜過百一二十，則蚤卒殆終謂不及受封先卒耳，非不壽之謂也。

## 鬻子

案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鬻熊說一篇，隋志儒道家一卷，意林一卷六篇，今本逢行珪注十四篇，以羣書治要校之，實三篇見存，不復錄，錄其佚文。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

哉。列子天瑞。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列子黃帝。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列子力命。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同上。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於其民也，暵暵御覽引本注云黯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

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胡綵新本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宋本御覽三）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對曰唯攻守而勝乎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立于政行於禮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而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長短經政體）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而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貴若賤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問於鬻子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鬩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

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修政語下）（御覽八十四）

昔者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使四面從五聖。（北堂書鈔十一）（御覽七十九此條當在今本昔者帝顓頊年十五之上）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御覽作鬻子年九十九，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意林一，御覽三百八十三）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史孝山出師頌注范蔚宗光武紀贊注御覽三百一

楚文王

王名貲武王熊通子鬻熊十九世孫始都郢

僕區之法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左傳昭七年芋尹無宇引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注僕區刑書名

楚成王

王名頵一云名惲文王子弒兄杜敖囏而代立在位四十六年爲其子商臣所弒諡曰成王

號令國中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

焉。管子霸形

楚莊王

王名旅，一云名侶，成王孫，穆王子，在位二十三年，謚曰莊王。

初即位令國中

有敢諫者死無赦。史記楚世家。

又令

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說苑正諫。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葬馬令

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史記滑稽傳。

勤箴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宣十二年。

與宋人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宣十五年

茅門法

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韓非子外儲說

右上

楚平王

王名居。初名弃疾。共王幼子。莊王之庶孫。以靈王之末爲亂入立。在位十三年。謚曰平王。

過鄭誓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左傳昭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云云。

公子比

比字子干。莊王之庶孫。康王以爲右尹。靈王行弒自立。懼禍出奔晉。居十三年。觀從迎立之。立十餘日。爲其弟平王所逼自殺。

葬于訾翿之訾、敖亦曰初王、

下法、死靈王

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史記楚世家靈王行遇故鋗人求食鋗人曰新王下法、

蔿敖

敖字孫叔、又字艾獵、一云名饒、字叔敖、隸釋三、案世本又以艾獵爲叔敖之兄、楚之期思人、司馬蔿賈子、蔿賈爲越椒所殺、坐廢、尋以虞丘薦爲令尹、病疽死、

將死戒其子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史記正義引作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戾丘其名惡、案淮南子注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呂氏春秋異寶、又史記滑稽傳正義後漢郭丹傳注竝引呂氏春秋、案此文亦見列子說符淮南人間訓

屈到

到字子夕、屈蕩子、令尹子木父、事楚共王爲卿、

祭典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楚語上

觀從

從字子玉、故楚大夫觀起子、謀復蔡、迎楚公子比于晉而立之、比尋敗、平王卽位、以爲卜尹、遂復蔡、立蔡平公、

令乾谿師衆

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史記楚世家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云云、楚衆皆潰去、棄王而歸、

沈諸梁

諸梁字子高、楚葉縣尹、故稱葉公、白公之亂、入兼令尹司馬事

平歸老于葉

顧命

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云云。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案此文見逸周書祭公篇，葉乃祭字之訛，鄭望文爲解，非其實也，今姑從鄭錄之。

吳起

起衛人，師事曾子，仕魯，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公叔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爲相，有兵法一卷。

南門令

有能徙此於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韓非子內儲說上：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西門令

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同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

攻秦亭令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同上。乃下令大夫。

又南門令

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呂氏春秋慎小：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

黃歇

歇，楚人，仕頃襄王，至左徒。考烈王即位，以爲令尹，封於吳，號春申君，爲李園所殺。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徐廣曰：至或作安。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

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徐廣曰單亦作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集解引戰國策渚作

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

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曰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春申君傳、

## 荀卿

荀卿、名況、趙人、時相尊而號為卿、方音改易、又稱孫卿、年五十、游齊、齊襄王以為列大夫、三為祭酒、去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有孫卿子十二卷、集一卷、

### 禮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厲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雲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

攡兮其相逐而返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憶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 蠶賦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

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荀子賦篇

爲書謝春申君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

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十七又韓詩外傳四小異又略見荀子賦篇案韓非子姦劫弒臣篇有此蓋承用師說雖篇末無賦耳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銜兼管驛傳事務蔣尚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宋玉

玉楚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有集三卷案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辯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辯爲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詳也或云笛賦有宋意送荊卿之語非宋玉作

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文選

##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古文苑

##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道也能麤

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淩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古文苑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

諷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古文苑

##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𣊫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依山林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巑岏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
水、遡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瀕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
並入、湯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
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
海而望碣石、磯礫礫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
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濇濇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
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邀、虎豹豺
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
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遝
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
鬱盛、葩華覆蓋、雙樹連房、科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
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

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盤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幷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

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文選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

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月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

兮、貌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文選。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
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
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
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
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
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
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
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
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
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
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
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
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

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衞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于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文選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蚯蚓鉤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緻鉤其意

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蚓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湯禹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橫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

不出乎鮒鰅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貴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于瀆視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古文苑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閒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硼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淸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有脫誤）師曠將爲陽春其北則鄗白雪之曲（藝文類聚作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於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

使午子、文選洞簫賦注作使叔子、案注又引毛詩傳昔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室云云、午子、即魯男子也、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傷脉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口羊腸、撥劲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嘻揚、叱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兮、鳥聲茝賀、招伯奇于源陰、追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御寒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撖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古文苑、北堂書鈔一百十一、引七條、藝文類聚四十四、按此賦用宋意送荊卿事、非宋玉作、然隋唐已前、本集有之、誤收久矣、不必刪耳、

九辯九首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

秋。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横。顔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黄。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

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
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
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敎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
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寍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
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
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靚杪秋之
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
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
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冄冄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
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慘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
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

遠覽浩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惽惽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

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楚辭又文選有前五首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

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文選作其命難從若
必筮予之恐後之謝文選作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
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
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
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
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
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
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
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
來兮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
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
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
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
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
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
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
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
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文選作絓曲瓊些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文選作奇璜些室中之
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
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
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
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文選作幃飾高堂些紅壁

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一云歸反故室無來字文選作歸來歸來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

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來歸兮反故居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楚辭　文選

##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

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文選

## 高唐對

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崪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

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䔄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御覽三百九十九引襄陽耆舊記。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文選江淹雜體詩擬潘岳述哀詩注引宋玉集。按此與文選高唐賦、御覽襄陽耆舊記小異、

## 宋玉集序　附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爲小臣、玉讓友人、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北堂書鈔原本三十三引宋玉集序、陳禹謨本改引新序、案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相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新序宋玉因其友以

見于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云云惊王楚相襄王互異而薑桂等語爲友人語無異也梅鼎祚文紀題作報友人書皆誤不如下文有宋玉辨語

## 景差

景與昭屈皆楚同姓、差亦作瑳事頃襄王爲大夫、按說苑政理有景差相鄭與晉叔向同時、蓋別是一人、

##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宗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歰嗌只、清馨凍歙、不歠役只、吳醴白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仁、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

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楚辭王逸叙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興祖以為非屈原作、今按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謂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凡二十五篇、洪說是也、

唐勒

勒楚人、仕頃襄王為大夫、

奏土論

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水經汝水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 趙鞅

鞅一稱志父趙武孫與秦俱伯翳之後事晉頃公定公出公爲上卿諡曰簡子孟之言長故自趙盾至鞅通稱趙孟鞅專晉權四世至敬侯章與韓魏共滅晉遂爲三晉

### 鐵誓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政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左傳哀二年

### 自爲二書牘與二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能能勿賤、御覽一百四十六引韓詩外傳、

趙武靈王

王名雍、趙鞅七世孫、肅侯子、在位二十七年、傳國少子何、是爲惠文王、而自號主父、後四年、公子成李兌作亂、餓死沙丘宮、謚曰武靈王、

命相國肥義傅少子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史記趙世家、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云云、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潘吾勒石

主父常遊於此、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趙惠文王

王名何、武靈王少子、在位三十三年、謚曰惠文王、

空雄約

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呂氏春秋淫辭篇，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代王嘉

王名嘉，趙悼襄王之適子，以無寵廢。至幽繆王遷之八年，秦拔邯鄲，虜王遷。趙人北保代，擁立爲王。王代六年，爲秦將王賁所虜。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記刺客傳，秦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東保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乃遺燕王喜書。

董安于

安于，趙簡子家臣，守晉陽。范中行之亂，以與謀爲荀躒所譖，自殺。

書趙簡子夢之帝所事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

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道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史記趙世家

又書子晰事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于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

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同上案此與上文夢之帝所爲一事未必簡子自書蓋亦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府耳史蒙上文故省其辭

陽虎

虎字貨見孟子疏引論語孔注爲季氏家臣以謀去三桓事敗奔齊齊囚之逃奔宋又奔晉趙鞅迎爲相

議

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王登

登趙襄子家臣爲中牟令

上言舉中牟二士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

諫殺

殺趙之辯士、

獻書秦王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戰國策二十一、

李牧

牧事趙孝成王、常居代雁門、為北邊良將、悼襄王時、以破秦軍功封武安君、王遷末、秦攻趙、郭開受秦金、誣以謀反、誅後三月而虜王遷、

備邊約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史記廉頗藺相如附傳、

秦孝公

公姓嬴、亦姓趙、名渠梁、伯翳之後、獻公子、在位二十四年、謚曰

孝公

下令國中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史記秦本紀

秦昭襄王

王名則一名稷孝公之孫悼武王異母弟初爲質于燕燕送歸得立在位五十六年謚曰昭襄王

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史記范雎傳

遺楚懷王書

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故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史記楚世家

遺楚頃襄王書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日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史記楚世家

詳爲好書遺平原君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約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史記范雎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

遺趙孝成王書

君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同上。

與夷人刻石爲盟要

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淸酒一鍾。後漢南蠻傳，又華陽國志一。

華山勒石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

秦宣太后

后姓芈，號芈八子，楚人，秦相穰侯魏冉之異父妹，爲惠文王妃，生昭襄王。王即位，尊爲太后，臨朝四十一年，爲范雎所廢，其明年薨，謚曰宣。全文總例：母后在諸臣前，故不入列女類。

將死出令

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戰國策四：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

杞子

杞子、秦大夫、穆公使戍鄭、尋謀襲鄭、事覺、奔齊、

自鄭使告于秦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左傳僖三十二年、

商鞅

鞅、姓公孫、衛之庶孽公子、故稱衛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死、去魏入秦、秦孝公以爲左庶長、進大良造、封之商於、號爲商君、相秦十年、秦以富彊、惠王卽位、公子虔之徒、誣以謀反、亡還魏、魏弗受、復入秦、秦獲之、車裂以徇、有商君書五卷、

定變法之令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傳

南門募徙木令

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史記商君傳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云云

復募

能徙者予五十金史記商君傳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遺魏將公子卬書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史記商君傳

六法當作立法　案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四篇見存不錄錄其佚篇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

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王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羣書治要三十六、

## 張儀

儀、魏人、與蘇秦俱師事鬼谷先生、說楚、爲楚相所辱、蘇秦激之入秦、秦惠王以爲客卿、尋相秦、去而相魏、相楚、從約解、秦封爲武信君、悼武王即位、素有郤、去復相魏、有張子十篇、

### 答鬼谷先生書

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冀時君、

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闊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方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錄異記鬼谷先生遺儀秦書儀秦答

爲秦破從連橫獻書楚王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史記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史記作大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

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史記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戰國策廿四又史記張儀傳少末廿一字

獻書韓王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史記作夫羣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

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史記作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戰國策二十六又史記張儀傳少末十七字）

為文檄告楚相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

李冰

水事秦昭王爲蜀守。

白沙郵三石人刻要

水竭不見足，盛不沒肩。華陽國志李冰爲蜀守，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約江神要云云。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同。水經江水一注作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今本華陽國志或作立三水中與江神要。

范雎

雎字叔，游魏人，爲魏齊所辱，更姓名曰張祿，入秦，秦昭襄王以爲客卿，尋相秦，封應侯。

獻書昭王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戰國策互文見史記范雎傳史記將賤而不足聽耶已下作賤而不可用乎又有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等句條文字亦有同異

呂不韋

不韋濮陽人一云陽翟大賈秦莊襄王以爲丞相封文信侯食

河南洛陽十萬戶始皇即位尊爲仲父坐嫪毐事免就封十二
年徙蜀自殺有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呂氏春秋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
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
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
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
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
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
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
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呂氏春秋十二

案此下尚有趙襄子一段
非十二紀之總序也不錄

列女

柳下惠妻

妻失其姓柳下惠魯大夫展禽

柳下惠誄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列女傳二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云云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

趙朔妻

趙朔妻晉成公姊趙武母

置兒綺中祝

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史記趙世家

曲沃負

負失其姓魏大夫如耳母

款門上魏哀王書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列女傳三魏哀王爲太子納妃而美將自納焉負因款王門而上書王召入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

韓憑妻何氏

何氏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今睢陽有韓憑城

密遺夫韓憑書

其雨淫淫河水大深日出當心（搜神記十一宋康王奪韓憑妻何氏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遣憑書繆其辭云云御覽五百五十九作河大水深）

遺書於帶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搜神記十一韓憑自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

楚處莊姪

虞莊姬楚縣邑之女年十二爲頃襄王夫人

持幟見頃襄王言隱事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列女傳六

趙括母

母失其姓趙馬服君趙奢妻長平之敗以先言免隨坐

上書趙王

括不可使將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信

秦之閒以趙奢子括爲將代頗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云云括軍敗前後所亡四十五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又略見御覽二百八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一終